



“一带一路”成为从政府官员到股市大妈的热点话题,当然值得庆幸,因为这是有关中国未来30-40年发展的大事。搞“一带一路”是国家的一本好经,不能念歪,讨论“一带一路”需要有绿色思考,需要提升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思维质量,对此谈三点想法。

一是在为什么的问题上,需要为“一带一路”项目设立绿色环保的门槛。实施“一带一路”大战略,当然有输出中国产能包括过剩产能的内容,但是过剩产能肯定不等于污染产能,这一点各方面要清楚。向中亚和非洲

等发展中地区输出相对低端的产能,也需要有基本的绿色门槛。要让非洲和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搭上中国发展的便车,是要搭上中国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的便车。将心比心,过去30年中国改革开放实施引进来战略,我们对西方发达国家转移污染产业多有愤慨;最近几年来,对东部经济转型向中西部转移落后产能的一些案例,国内也有许多自我批评。现在轮到我国大规模走出去,也不能造成“有钱任性”的土豪感觉。记得2013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参加城市发展国际会议,我发言完后有台下非洲

听者提出尖锐问题,说中国到非洲投资是否有图谋自然资源的意味,我当时很震惊。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,别人可以有误会,我们自己不能有误导。我曾听到有人把“一带一路”说成是输出过剩的具有高消耗高排放特征的产能,当然感到需要予以批评。

二是在做什么的问题上,需要强调将绿色和环保融入“一带一路”内容之中,而不是游离之外。即使讲绿色和环保置入“一带一路”,也有两种不同的思路。一种是搞独立的环保要素,特别是强调环保产业的输出。我不认为把这样的策略作为主打是

合适的,因为狭义的环保产业往往具有末端治理的特征。过去30多年,中国发展多少具有先污染后治理的特征,我们要给“一带一路”国家讲一个好的中国故事,就不能推行先污染后治理的老套路。

倡导绿色化的“一带一路”应该适合另一种战略,要运用十八大强调的将生态文明融入发展要素的思想,把环保和绿色融入“一带一路”的“五通”即政策沟通、道路联通、贸易畅通、货币流通、民心相通之中,使得整个发展方式绿色化。例如,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有节水、节地、节能、节材、环保的标准,在资

金流通中有绿色金融的概念,在政策沟通中强调资源环境问题上的价格政策,等等。显然,不能把“一带一路”看作单纯的项目建设,而是要建立以基础设施为载体、以可持续发展为准则的区域整体发展模式。

三是在怎么做的问题上,“一带一路”建设要有符合国际标准的环境标准,而不是强调低的标准。即便把环保融入“一带一路”建设,也有人说我们应该按照低的标准,比“一带一路”国家当地标准高一些就行,而不要太高。我不认为这样的说法对两边均有利。相反,中国过

去30年的发展证明,开始于低的环保标准,后来会导致更大的成本和损失,对投资双方是双输的事情,而不是双赢的事情。我们已经看了跨国公司在我国与在本国搞两套环境标准的事例,对此感到不齿,这样的公司其实不可能在中国长期干下去。“一带一路”建设要按照国际通行的环境技术和环境政策办事,这对中国企业和政府是重大挑战,但也反过来会给国内创造动力,可以借此推进内外整合的中国转型发展和版本升级。(作者为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主任)

韩天衡的“三论”

凌河



韩天衡不是有名扬南北的《豆庐十论》吗,怎么说起“三论”?是的,清明过后,跑到嘉定的韩天衡美术馆去看他,只见盈丈见方的泥金大宣纸已经铺开在展厅里,十公斤重的大笔也已蘸在墨池,军旅出身的书画大师正要“弃文从武”,挥舞“兵器”写大字呢!见我迟而来,一句“咱们先文后武吧”!便让座、饮茶,侃侃而谈起来,不料竟聊了“三论”。

一论“学习”。叙谈当然是从近期正在筹备的“韩天衡学艺七十年”活动说起,韩天衡说,都是“从艺××年”“舞台××年”,我却叫做“学艺七十年”。一字之差,什么道理呢?因为艺术这个行当,天天都在学习。他4岁习字,6岁学篆刻,36岁学画,70年就是一个学习的“古稀”呵!孔夫子曰“三人行,必有我师”,就是要向所有的人学习,向古人、今人学习,向学生、青年人学习,“知无涯”,学更是有无边际、没有止境,所以说“从艺”怎如说“学艺”更对?

韩天衡刻过三章,一方就是著名的“老学生”,说自己要刻到老、学到老,一生到老都是“学生”;另一方叫做“老大努力”,不仅是说少小不努力,老大徒伤悲,而且说老了更要学习,那你一生都不至于“伤悲”啦!这两年还刻了一方“老来多梦”。不是说“中国梦”吗,老为什么有梦,为什么还要不倦地学习,就是因为还有“梦”啊!所以说,一个“学”字,是韩天衡70年的总结。

二论“辩证”。韩天衡笔墨丹青篆刻刀,但他竟是读过一点哲学的。天衡说,那时除了读毛著,还提倡“读一点马列”,于是也来读,马克思主义唯物论、辩证法直到认识论,都“读一点”。他居然还读过恩格斯的《路德维希·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

学的终结》这样的哲学著作呢!虽然初得尚浅,但那意识毕竟是“潜移”下来了呀,为后来的艺术思维打下了一点“童子功”。天衡曰,书画篆刻充满着辩证法,黑与白、强与弱、实与虚、满与空、精与拙等等,都是一对对矛盾、一个个辩证的范畴呵!比如篆刻,方寸之间,你要能容纳最多的矛盾,又要使之和谐协调,这就要辩证,一方图章一尺宣纸,你要掀起惊涛骇浪,又要让它归于平静,这也要讲对立统一呵!

韩天衡的《豆庐十论》,已经石破天惊,但那其实是讲了“十大关系”“十对矛盾”的,《十论》论天赋、成才、读书、坚忍、打通、艺术圈、风格、自我评价、名利及批评,可谓贯穿着辩证法,讲的是《矛盾论》。比如论天赋,“天赋这东西,讲早了或预支了,往往是激励人,倒是适得其反麻痹人”;又比如论自我评价,“攻艺如登山,登顶远眺,别自诩登泰山而小天下,须知此时也小了自己。即使身居峰峦,也要清醒明白,山外有山、天外有天”等等,都是一分为二、合二为一,都是两面讲、两分法,讲的都是辩证法吗?

三论“做人”。怎么做人?韩天衡有六个字,“夹住尾巴做人”。尽管有了大师的地位和美誉,但他仍然认为“低调就是腔调”。40岁成名之后,韩天衡极少参加酒会、典礼和颁奖仪式等等,而且多次挂印辞任,是因为时间实在太宝贵,要做的事实在太多呀!但韩天衡同时还有一句诤话,叫做“放开胆子攻艺”,就是说,在艺术的探索和创新上,他是“不客气”的。韩天衡不太同意孔老夫子的“不逾矩”,说“矩”是要不断地“逾”的。不打破常规,不挑战陈习,艺术就不能突破,不能进步,千万不能为了讲规矩而固化僵滞呵——那一天韩天衡的大字,写了“涛声”各一,但他却不写“依旧”,这也许有其道理吧?

小鲜肉

叶开



话说唐三藏师徒五人前往西天取经,一路上历尽艰辛,碰上了很多爱吃人肉的妖精和怪物。一般来说,妖精都喜欢唐僧肉,怪物则爱吃猪八戒。以现在的流行观,唐三藏是“小鲜肉”,猪八戒是“大叔”。各有所爱,倒是民主趣味的现实体现。

也可见到,妖精和怪物趣味是很不相同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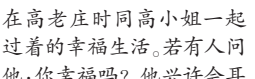
师徒五人唐三藏年纪最小,自然是“小鲜肉”了,以致妖精们,如白骨精、蜘蛛精、老鼠精,看见他都会流口水。有谣言说吃了唐僧肉会长生不老,但没有证据证实,因为最终谁也没有吃到他的肉,有些可怜的妖精为此还丧了小命。现在有一批数量众多的少妇观影群,据说她们看到年轻男演员“小鲜肉”们,也有大致类似表现。2014年,网上评出十大“小鲜肉”,其中有人出生于1991年,算极嫩路线。其他八零后已不年轻了。九零后乃至零零后的“小鲜肉”已整装待发,虎视眈眈了。

“小鲜肉”的特点:岁数年轻、感情清白、肌肉健壮。综合起来是“小”!“鲜”!“肉”!三者缺一不可。走“小鲜肉”路线,短暂如夏花,不得不争分夺秒努力出名。“小鲜肉”通常存活期很短,最多不过十年就会变成“大叔”。

“居家必备”的猪八戒据说一度成为择婿首选,勤劳、顾家,为老婆甚至连神仙都不愿当,是新时代新好男人新模范。但无论如何,猪八戒都是一副“大叔”相。虽然老皮老肉的,但是给人以稳重感、安全感,即便冒着生命危险偷偷积攒了一些小碎银,也是为了有朝一日开小差作盘缠回高老庄与爱妻高小姐重聚首。一次猪八戒被浸泡洗净上笼开蒸了,内心一阵忧伤,想起耳朵里藏着十几两碎银和

当“读书”成为谈资

陈方



当读书又成为一个公共话题时,你一定意识到,世界读书日又来了。

4月23日,世界读书日这天,我的朋友圈里被读书的内容刷屏了。刷朋友圈的时候,内心不免有些惭愧,我已经好久没有认真读过一本完整的书了。如果把自己的这点儿“个人叙事”放在“公共议题”中呈现,那便如种种调查数据所证明的,我们的人均阅读量比其他一些国家的人少不少。读书日里,舆论总免不了反思“我们为什么不读书”。

有意思的是,与“国民阅读率不高”相对应的,“荐天蓬元帅不过喝醉了跟嫦娥姐姐说了两句不得体的话,就被罚投胎,量刑过重。至于卷帘将军不慎失手打碎了琉璃盏,也一样罚到下界当妖怪,更是天上法律不公。所以,天上人间,很多事情不好说,依法治国任重道远,需要良法善治。白龙马也是犯有案,待罪在身,也要去西天取经赎罪的。”

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变化过于迅速,因为之前的贫困,导致人们追求物质的最大化占有,为此可能会冒险、违反、突破,对原有的价值规范和法律道德都有极大的冲击,导致整个社会处在价值不稳状态。

此前我们说过,“流行词”的大规模出现,是原有的语言系统无法有效表达新时代新现象,而不得不创造出新的词汇,来给这些新现象命名。在命名之前,一切都还处在混沌状态,而无法探讨。至于这些新词、新观念,有些会迅速消失,很快被人忘记;有些会沉淀下来,被收入各类词典里加以解析,成为新的传统。因此,我们也不必忙着规范,只需要等待语言之流慢慢沉淀,沙砾和钻石,都在河床底下。

生活杂拌儿

要靠外力驱动来激发阅读的热情时,恐怕离真正的阅读还有很长距离。一度我曾很羡慕做书评的朋友,出版社时不时寄来各种样书,即便没时间全部读完,把它们摆放在家里,那也是很有品格的装饰品。没错,现如今谈论读书,总会滋生一种莫名的感觉,就像参与一场家装建设,装点自己的门面,以便掩饰虚弱的内心。

作为一个阅读量不太及格的人,有时候我还是会怀念一下小时候把书当礼物的年代。上中学时,大家过生日时要好的朋友会送礼物表示庆祝。那时候没有生日蛋糕,比较流行的做法是买一本自己认为不错的书,写上“生日快乐”送给对方。与现在推荐书、求书单不同,那个年代把书当礼物送人是很自然的事情,不像现如今很多时候要谋求“谈资参与感”。记不得什么时候起,这个习惯慢慢丢失了,把书当礼物的时代一去不复返。现在偶尔也会送书,但只是买儿童绘本送给家里不满5岁的孩子,再也不好意思把它当礼物郑重地送给朋友。

在这个谈资越来越多的社会,当“读书”也成为谈资一种时,我们到底该庆幸还是悲哀?高效便捷的“浅阅读”正剥夺着纸质阅读的精细,读“书”也正在向读“话题”、读“信息”的方向泛化,无论如何,这都不该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。法国人夏尔·丹齐格在《为什么读书》一书中说,“在功利主义的世界里,阅读维系着超脱,而超脱有利于我们的思考。”在我们身处的这个粗砺功利的社会,阅读已成为一项越来越重要的自我构建的工程。只是很多时候,我们依然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外在的形式。否则,QQ或微信里,那些“好久没看书”的感慨也不会成为流行签名的一种了。